

中央研究院「國內院士季會第 64 次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12 年 1 月 13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 30 分至 11 時 50 分

地點：本院人文社會科學館 3 樓第 1 會議室

出席：周美吟 彭旭明 李羅權 李遠鵬 李德財 吳成文
賴明詔 廖一久 周昌弘 張文昌 陳培哲 陳仲瑄
司徒惠康 杜正勝 曾志朗 劉翠溶 李壬癸 黃樹民
李豐楙

請假：廖俊智 唐 堂 黃進興 劉太平 吳茂昆 林長壽
李太楓 陳建德 林明璋 朱國瑞 伊 林 王 瑜
李世昌 于 靖 葉永烜 鍾孫霖 牟中原 鄭建鴻
李定國 林麗瓊 劉兆漢 陳力俊 林本堅 李琳山
盧志遠 蘇玉本 張傳炯 蔡作雍 彭汪嘉康 林榮耀
李文雄 陳建仁 王惠鈞 沈哲鯤 劉 昉 吳妍華
廖運範 洪明奇 梁賡義 賀端華 王 寬 姚孟肇
楊泮池 王陸海 劉扶東 鄭淑珍 余淑美 蔡明道
魏福全 江安世 張美惠 楊秋忠 陳鈴津 郭沛恩
葉錫東 鍾邦柱 林昭庚 施明哲 張玉法 朱敬一
管中閔 陳永發 王汎森 黃一農 張廣達 邢義田
何大安 石守謙 朱雲漢 王明珂 臧振華 吳玉山
孫天心 鄭毓瑜 李怡庭

列席：彭信坤 呂妙芬 曾國祥 陳伶志 劉秉鑫 陳莉容
楊遵仁 彭威禮 許育進 吳重禮

請假：吳世雄 邱繼輝 李超煌 張典顯 陳建璋 張剛維
孟子青 邱文聰 林怡君 李元斌 張嘉升 吳台偉
廖弘源 陳君厚 陳貴賢 魏培坤 陳于高 黃彥男
吳素幸 李奇鴻 呂桐睿 程淮榮 葉國楨 陳國勤
吳漢忠 李貞德 張 珣 雷祥麟 鄧育仁 陳志柔
黃冠閔 林若望 許雪姬 李建良 蕭高彥

主席：王寶貫院士

紀錄：林書吟

壹、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龔書章教授發表專題演講：
地域的人文。時代的地景—從戰後到當代的台灣建築（略）

貳、意見交流：

意見一：

五十年來，臺灣跟歐洲的建築差異很大，歐洲文藝復興的建築歷經三、四百年仍留存到現代，非常有文化藝術價值，巴黎甚至規範歷史建物週邊的城市建築不能高於當時設計的高度。巴黎、羅馬或是回教民族的建築，都具歷史文化傳統，成為人類的標誌。東方建築物也有其特色，像是設計本院植物所的王大閔先生，也蓋了很多的歷史建築，我很佩服他的設計精神。

美國聖路易斯密蘇里植物園的人工氣候室（Climatron），有點像圓形的細胞而且是很漂亮的網格狀球頂溫室，在光學或是電子顯微鏡下，各種細胞的花紋、構造或意象非常不同，但少有建築融入生物細胞或其花紋，是否因細胞的形狀或構造複雜，導致在建築物結構融入生命科學的構造有其困難？

龔教授回應：

最早西方的希臘人，就已經非常講求自然宇宙中的螺旋、正圓或者正方形等完美幾何形式，而現代創作則更進一步地嘗試模擬生物的骨骼和皮層等有機形體的「仿生建築」；這些仿生形式就抗拒了西方早期嚴謹的幾何形式，而是表現出有機形式的結構性和建築表層。在建築歷史中最具體的例子則為建築師高第在巴塞隆納的「聖家堂」，其結構為哥德式的理性力學，而外表卻是多變的有機形式。生物會因應不同時間與外部狀況，改變形狀與其他表層的關係，當代「仿生建築」比起模仿生物的骨骼形狀，更在乎建築表層如何能因應外在的天氣，像生物改變自身皮膚一樣地變動，故出現很多讓建築模擬生物、適應環境，甚至改變自己的新科技。

對於建築與生物的關係，不同時代的切入點包括幾何形狀、骨頭架構的形式、或是面對大自然的應變等。臺灣目前比較少真正實踐的作品，一方面在建築構造上的完成度確實較困難，這完

全不同於方方正正的連結關係，而需要很強的應變性；另外在使用上則並不完全能符合一般的使用習慣和需求。但是理性幾何和有機應變的形式之間對話，則是一直都沒有停過！

意見二：

今天演講的內容大部分為公共建築，像是在公寓群中的桃花源，這種與自然融合的新觀念對常民建築是蠻大的挑戰，尤其城市裡都是高樓大廈，如何努力讓此精神穿透到人民的日常生活？

龔教授回應：

臺灣戰後剛開始的建築是想表達東方、中國和臺灣本土關係的大論述，以個人意志來建構由上而下的美學系統。而當代臺灣則有很多的建築師則關注的是如何由下而上，從真正的常民生活開始的建築，進而重視如何跟周邊社區場所結合的關係。我們可以發現臺南市、嘉義市這種非常接近常民尺度的城市，有很多地方都營造出非常好的常民生活環境；而其中的美，重點大部分不在外觀形式的美，而在於建築、場所和生活面向之間的關係。

建築有與文化系統，以及與環境之間的關係。這二十多年來，許多建築人在臺灣的文化系統中，建構了一系列很具思考性的空間，但對於建築與氣候、場所之間的緊密關係和潛力，則並未著力很深。

常民生活建築總會牽涉到風和土，風在「北回歸線」對於建築的影響，絕對和北歐、英國或日本等地區完全不同；但是仍然有很多建築師直接以倫敦、北歐、德國和日本的建築為範本，卻違反了地理性的氣候回應，非常可惜！臺灣最適合的其實是類似東南亞房子的遮陰大屋頂、以及可以排除濕氣的通風空間；可是我們當代卻建構了非常多違反我們氣候的封閉「玻璃盒子」。我認為我們未來的建築除要了解文化、常民場域外，還要對應氣候或環境，不只是向「經線」學習、而是要轉向「緯度」地區學習他們的構造和生活模式。

臺灣的高樓住宅形式，長久以來幾乎都是由開發商以容積、坪數等經濟數字在控制整體規劃，而非建築人的設計思考或美

學來主導。但是，我們可以發現最近開始有了一些改變—例如「半畝塘」建築團隊在竹北的「若山」住宅大樓，不像一般的地產出售後就由住戶自行管理，持續嘗試著讓住宅大樓都能和自然、氣候、綠色有關，重視整個大樓的綠色景觀能在完成的 10 年內，都有專業園丁來照顧「綠」、維持整體多樣的自然景觀，真的非常難得。

意見三：

今天列舉了臺灣從戰後到當代不同世代具有代表性的建築師，短短幾十年內，就有這麼多對建築物的認同與風貌呈現的世代，歐洲有很多上千年歷史的國家、城市，是否也像臺灣一樣，在七十幾年內對建築物的認同和呈現方式有五、六個不同的世代？

王大閔先生和貝聿銘先生的成長經驗很像，接受相同的歐美現代建築訓練，但呈現的設計風格好像不太一致，請教您的看法或解讀為何？

龔教授回應：

各個國家其實都像臺灣一樣，持續有好幾個世代的迭代改變；只是臺灣在建築演進的進程，隨著臺灣的政經變化而壓縮在短短七十幾年內有了明顯的變化；然而其他國家的演變，在時間歷程上則是拉的比較長而穩定的。

臺灣比較接近日本的情形。日本戰後第一代要在世界版圖裡追求自我特質或自我認同，例如丹下健三帶領「國家代表隊」參加聯合國會議時，都試圖將日本建築的傳統木構造現代化，這是將文化意象轉成認同意象的意象性轉譯。西方古典時期英國人或法國人，當初也抵抗了從義大利傳統建構的文藝復興美學，而建構了自然主義或歌德建築，也是一樣來自自身的文化或土地關係。一般這種現象大多都是尋找自己文化認同，特別強調我們的建築物應該承載什麼樣的獨特文化或美學；而當文化慢慢內化於各種美學或生活向度後，建築物的設計風格也會隨著生活或環境自然而然地顯現出來了。建築師的作品往往都會反映出時代性，而我們這一代剛好是臺灣解嚴的世代，也因此自然地

從戰後探討所謂中國建築的現代形式，轉向面對以臺灣城鄉和土地著重，我們總是關注我們身處環境地景的關係，而非只是形式的轉化而已。

王大閎先生跟貝聿銘先生幾乎是同種成長背景，同一時間到哈佛求學，王先生先到劍橋再到哈佛就讀，屬於菁英學術背景，貝先生家族則為商業銀行家，雖然在相同脈絡裡，但背後的養成背景有所差異。王大閎先生永遠在想如何從空間或論述上重現文化體系，最後選擇以翻譯、寫書等文字工作以完成其志業；而貝聿銘先生則著重進入社會體系並為其重新建構成熟的建築專業。如果從非常專業的角度看王先生的建築物，許多細節其實都承載著文化情感；另一方面，貝先生無論在香港的上海銀行、巴黎羅浮宮或華盛頓的東廂美術館，則都是以建築的空間構築來回應城市和專業技術，這是他重要的核心價值。

若以一個建築師的實踐而言，兩位建築師的背景雖然很相似，核心價值觀卻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他們同時都在追求自己對於東西方的思考，貝聿銘先生以建築師的觀點，把文化當作一種獨特的再現載體，來對應世界各種形式之間的時代精神；但建築對於王大閎先生而言，則是透過建築來反映他內在文化情懷和思想。

意見四：

空間是建築物很重要的成分，華裔地理學家段義孚先生曾提過東方人對空無一物的地方，普遍感覺不自在，看到像美國新墨西哥州的大沙漠，就覺得心裡不是很舒服。另外有韓國學者認為，日本的文化是往內收縮的文化，利用假山造景和盆栽，將中國庭園式建築發揮到極致。臺灣也是島嶼，周圍是非常寬廣的海洋，屬於往外看還是往內看的文化？這種思想有沒有反映在建築上？臺灣現在有很多玻璃帷幕和鋼筋構成的建築，完全沒有考慮到氣候，室內一定要開冷氣，耗費能源，加上氣候變遷的影響，未來臺灣的建築需如何因應？

龔教授回應：

簡單回應日本跟臺灣建築的差異。建築靠空間、結構和材料

等物質呈現，雖然臺灣受到日本影響很多，但日本與臺灣建築背後承載的意識或文化極度不同。日本著重物質的精神性，而臺灣則面對的則是物質的現實性，即物質本身回應現實的關係。日本建築師常將具體的物質投射出許多面對環境的內在精神，而臺灣人則在建築的物質價值，外顯了很多現實的向度。我想這可能與臺灣對物質背後的抽象性和精神性，缺乏感受性的文化養成有關。

曾經聽過一個說法，日本建築的整體感覺很乾淨，臺灣建築則被認為「濃郁的」，因為要顧及太多現實面—如氣候、文化、社區等各種狀態，讓所有東西都拼貼地「黏」在一起，或許這也算是臺灣這個環境所外顯出來的獨特個性，我們不見得要像日本一樣讓事物都內向地純粹化，反而直接面向外在顯示，或許就是我們最特殊的文化性格。

至於環境變遷跟氣候的問題，經線是討論文化，緯線則是討論氣候；我個人覺得臺灣應該向位於北回歸線的亞熱帶學習，雖然文化不同，但氣候相近。臺灣的環境不像日本、東北亞或歐洲等地，北回歸線地區面對自然的態度對臺灣影響更大。目前環境變遷越來越劇烈，理論上未來的建築對環境會越來越敏感，類似剛提過的仿生建築，很多人開始討論如何讓建築跟未來的風、雨、熱的自然環境產生關係—建築到底要以低技術（low-technology）、還是高科技（high-technology）來回應氣候變遷、如何讓生活走在前，技術走在後，形成一個更能適應外在挑戰的實驗，的確是我們目前最重要的課題和挑戰！

意見五：

陽宅傳統的「寸白簿」注意氣候和方位，嘉義、雲林海邊一帶的「竹拱仔厝」坐北朝南並以竹子為建材，夏天不必冷氣，冬天也不會很冷，住在裡面是健康的。

站在金門的高處俯看，舊有房子都是按照魯班尺興建，整個山坳的建築比例一定且整齊，因為生活觀的影響，會避免太突出，和諧地在一起。像金門這種鄉村聚落在現代化過程中會碰到的問題，建築師或業主以個人的新概念蓋房子，講究個性的美感，

與根據風水、魯班尺和吉利尺寸等傳統蓋出來的空間聚落完全不同，就像臺北每棟建築都很有個性，但只有個別風格，而沒有整體風格，目前臺灣的建築美學應該試著調整從都市到鄉下的落差。

房子是和自然環境、建材結合的生活，將傳統陽宅的訓練轉化成適合當代人居住的建築，使房子不但舒適好住，又符合美學原則，所謂的「陽宅」不應僅是迷信，而是重新思考、調整後成為從傳統為現代的生活方式。

龔教授回應：

這是非常棒的意見，謝謝院士。

意見六：

請問您認為臺灣目前或未來的社區集體展現或有一定規模的建築群，是否有讓人引以為傲，可以立足國際的實例？

龔教授回應：

每個人認定的最好建築不太相同！在我心中最好的建築還是當初最早的東海大學整體校園設計，也就是當初陳其寬先生手繪稿所呈現出的書院建築—由中軸文理大道和錯落的文理合院學院所構成空間層次關係。但這個校園自從在文理大道軸線端點興建了圖書館之後，這個校園的群落關係就已被破壞殆盡了。當初東海校園為了建構那條軸線的「空」，連路思義教堂都要偏移一邊，而不在正軸線上，而另一邊的人文藝術音樂學院的中庭也是向下沈，因此建構出一系列非常有生活情懷與人文精神的校園建築群。

另一方面，若以臺灣當代地景的建構而言，我個人覺得早期一九八〇年代陳定南所建構的宜蘭地景運動則對臺灣最具影響力。陳定南先生從自身出發，解嚴時代前在臺灣東部打破了既有體系，讓縣政府扮演一個面對自身土地的城市治理角色，改變了冬山河河岸公園、羅東運動公園等，一切都從自然地景和環境關係去思考，也明確定義我們不同的城鄉生活與自然風貌。

我們的外在建築形式或空間場所，往往在典範建立後會慢

慢地形成了一種所謂的風格，但也因此可能形成一種大家共同認知的媚俗形式。就像宜蘭也在西元 2000 年後，開始隱然地出現了所謂的「宜蘭」風格時，就讓我有點感覺原來的形式似乎已經被外顯、世俗化了；當時我強烈地感覺這個時候的建築形式，應該要開始重新定義或改變了。

我認為建築師最大的挑戰就是跟時間比賽。當建築物完成的三十年後，如果大家還是覺得它仍然是一個好建築，這才是一個通過考驗的建築。我深刻而強烈地感受到，唯有真實回到面對生或、場所和環境的構築，才比較有機會能創造出我心目中的好建築。

參、散會（11 時 50 分）